

17

第一集

笑傲江湖

中华文学

黄河版

中华文学

笑傲江湖

第一集

目 录

一 灭门.....	1
二 聆秘.....	23
三 救难.....	43
四 坐斗.....	63
五 治伤.....	83
六 洗手.....	110
七 授谱.....	125
八 面壁.....	147
九 邀客.....	170
十 传剑.....	190

父
一个锦囊
马家解

一 灭 门



和风薰柳，花香醉人，正是南国春光烂漫季节。

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，青石板路笔直的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门。一座建构宏伟的宅第之前，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，杆顶飘扬青旗。右首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、神态威猛的雄狮，旗子随风招展，显得雄狮更奕奕若生。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。左首旗上绣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黑字，银钩铁划，刚劲非凡。

大宅朱漆大门，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，门顶匾额写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金漆大字，下面横书“总号”两个小字。进门处两排长凳，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个个腰板笔挺，显出一股英悍之气。

突然间后院马蹄声响，那八名汉子一齐站起，抢出大门。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五匹马来，沿着马道冲到大门之前。当先一匹马全身雪白，马勒脚蹬都是烂银打就，鞍上一个锦衣少年，约莫十八九岁年纪，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，腰悬宝剑，背负长弓，泼喇喇纵马疾驰。身后跟随四骑，骑者一色青布短衣。

一行五人驰到镖局门口，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了起来：“少镖头又打猎去啦！”那少年哈哈一笑，马鞭在空中拍的一响，虚击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长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史镖头，今儿再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儿好饱餐一顿。”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笑道：“一条野猪尾巴少不了你的，可先别灌饱了黄

汤。”众人大笑声中，五骑马早去得远了。

五骑马一出城门，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轻一挟，白马四蹄翻腾，直抢出去，片刻之间，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。他纵马上了山坡，放起猎鹰，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。他取下背上长弓，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，弯弓搭箭，刷的一声响，一头黄兔应声而倒，待要再射时，另一头兔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。郑镖头纵马赶到，笑道：“少镖头，好箭！”只听得趟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：“少镖头，快来，这里有野鸡！”

林平之纵马过去，只见林中飞出一只雉鸡，林平之刷的一箭，那野鸡对正了他头顶飞来，这一箭竟没射中。林平之急提马鞭向半空中抽去，劲力到处，波的一声响，将那野鸡打了下来，五色羽毛四散飞舞。五人齐声大笑。史镖头道：“少镖头这一鞭，别说野鸡，便大兀鹰也打下来了！”

五人在林中追逐鸟兽，史、郑两名镖头和趟子手白二、陈七凑少镖头的兴，总是将猎物赶到他身前，自己纵有良机，也不下手。打了两个多时辰，林平之又射了两只兔子，两只雉鸡，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类的大兽，兴犹未尽，说道：“咱们到前边山里再找找去。”

史镖头心想：“这一进山，凭着少镖头的性儿，非到天色全黑决不肯罢手，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。”便道：“天快晚了，山里尖石多，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，赶明儿咱们起个早，再去打大野猪。”他知道不论说什么话，都难劝得动这位任性的少镖头，但这匹白马他却实爱异常，决不能让它稍有损伤。这匹大宛名驹，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价觅来，两年前他十七岁生日时送给他的。

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，林平之便拍了拍马头，道：“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，决不会踏到尖石，不过你们这四匹马却怕不行。好，大伙儿都回去罢，可别摔坏了陈七的马鞍。”

五人大笑声中，兜转马头。林平之纵马疾驰，却不沿原路回去，转而向东，疾驰一阵，这才尽兴，勒马缓缓而行。只见前面路旁挑出一个酒招子。郑镖头道：“少镖头，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？新鲜兔肉、野鸡肉，正好炒了下酒。”林平之笑道：“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，喝酒才是正经事。若不请你喝上个够，明儿便懒洋洋的不肯跟我出来了。”一勒马，翻身跃下马背，缓步走向酒肆。

若在往日，店主人老蔡早已抢出来接他手中马缰：“少镖头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啊，当真箭法如神，当世少有！”这么奉承一番。但此刻来到店前，酒店中却静悄悄地，只见酒炉旁有个青衣少女，头束双鬟，插着两支荆钗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脸儿向里，也不转过身来。郑镖头叫道：“老蔡呢，怎么不出来牵马？”白二、陈七拉开长凳，用衣袖拂去灰尘，请林平之坐了。史郑二位镖头在下首相陪，两个趟子手另坐一席。

内堂里咳嗽声响，走出一个白发老人来，说道：“客官请坐，喝酒么？”说的是北方口音。郑镖头道：“不喝酒，难道还喝茶？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。老蔡那里去啦？怎么？这酒店换了老板么？”那老人道：“是，是，宛儿，打三斤竹叶青。不瞒众位客官说，小老儿姓萨，原是本地人氏，自幼在外做生意，儿子媳妇都死了，心想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这才带了这孙女儿回故乡来。那知道离家四十多年，家乡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在了。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，三十两银子卖了给小老儿。唉，总算回到故乡啦，听着人人说这家乡话，心里就说不出的受用，惭愧得紧，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啦。”

那青衣少女低头托着一只木盘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，将三壶酒放在桌上，低着头走了开去，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。

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，肤色却黑黝黝地甚是粗糙，脸上似有不少痘瘢，容貌甚丑，想是她初做这卖酒勾当，举止甚是生硬，当下也不在意。

史镖头拿了一只野鸡、一只黄兔，交给萨老头道：“洗剥干净了，去炒两大盆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，是！爷们要下酒，先用些牛肉、蚕豆、花生。”宛儿也不等爷爷吩咐，便将牛肉、蚕豆之类端上桌来。郑镖头道：“这位林公子，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，少年英雄，行侠仗义，挥金如土。你这两盘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镖头的胃口，你那三十两银子的本钱，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啦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，是！多谢，多谢！”提了野鸡、黄兔自去。

郑镖头在林平之、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，仰脖子一口喝干，伸舌头抵了抵嘴唇，说道：“酒店换了主儿，酒味倒没变。”又斟了一杯酒，正待再喝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两乘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。

两匹马来得好快，倏忽间到了酒店外，只听得一人道：“这里有酒店，喝两碗去！”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氏，转头张去，只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，将坐骑系在店前的大榕树下，走进店来，向林平之等幌了一眼，便即大刺刺的坐下。

这两人头上都缠了白布，一身青袍，似是斯文打扮，却光着两条腿儿，脚下赤足，穿着无耳麻鞋。史镖头知道川人多是如此装束，头上所缠白布，乃是当年诸葛亮逝世，川人为他戴孝，武侯遗爱甚深，是以千年之下，白布仍不去首。林平之却不免希奇，心想：“这两人文不文、武不武的，模样儿可透着古怪。”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：“拿酒来！拿酒来！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马也累坏了。”

宛儿低头走到两人桌前，低声问道：“要什么酒？”声音虽低，却十分清脆动听。那年轻汉子一怔，突然伸出右手，托向宛儿的下颏，笑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宛儿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后。另一名汉子笑道：“余兄弟，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，一张脸蛋儿却是钉鞋踏烂泥，翻转石榴皮，格老子好一张大麻皮。”那姓余的哈哈大笑。

林平之气往上冲，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！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，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撒野！”

那姓余的年轻汉子笑道：“贾老二，人家在骂街哪，你猜这兔儿爷是在骂谁？”林平之相貌像他母亲，眉清目秀，甚是俊美，平日只消有那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的瞧上一眼，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此刻听这汉子叫他“兔儿爷”，那里还忍耐得住？提起桌上一把锡酒壶，兜头摔将过去。那姓余汉子一避，锡酒壶直摔到酒店门外的草地上，摔个粉碎。史镖头和郑镖头站起身来，抢到那二人身旁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“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，倒真勾引得人，要打架可还不成！”郑镖头喝道：“这位是福威镖局的林少镖头，你天大胆子，到太岁头上动土？”这“土”字刚出口，一拳已向他脸上猛击过去。那姓余汉子左手上翻，搭上了郑镖头的脉门，用力一推，郑镖头站立不定，身子向板桌急冲。那姓余汉子左肘重重往下一顿，撞在郑镖头的后颈。喀喇喇一声，郑镖头撞垮了板桌，连人带桌的摔倒。

郑镖头在福威镖局之中虽然算不得是好手，却也不是脓包脚色，史镖头见他竟被这人一招之间便即撞倒，可见对方颇有来头，问道：“尊驾是谁？既是武林同道，难道就不将福威镖局瞧在眼里么？”那姓余汉子冷笑道：“福威镖局？从来没见过！那是干什么的？”

林平之纵身而上，喝道：“专打狗崽子的！”左掌击出，不等招术使老，右掌已从左掌之底穿出，正是祖传“翻天掌”中的一招“云里乾坤”。那姓余的道：“小花旦，还有两下子。”挥掌格开，右手来抓林平之的肩头。林平之右肩微沉，左手挥拳击出。那姓余的侧头避开，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张开，拳开变掌，直击化成横扫，一招“雾里看花”，拍的一声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姓余的大怒，飞脚向林平之踢来。林平之冲向右侧，还脚踢出。

这时史镖头也已和那姓贾的动上了手，白二将郑镖头扶起。郑镖头破口大骂，上前夹击那姓余的。林平之道：“帮史镖头，这狗贼我料理得了。”郑镖头知他要强好胜，不愿旁人相助，顺手拾起地下的一条板桌断腿，向那姓贾的头上打去。

两个趟子手奔到门外，一个从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长剑，一个提了一杆猎叉，指着那姓余的大骂。镖局中的趟子手武艺平庸，但喊惯了镖号，个个嗓子洪亮。他二人骂的都是福州土话，那两个四川人一句也不懂，但知总不会是好话。

林平之将父亲亲传的“翻天掌”一招一式使将出来。他平时常和镖局里的镖师们拆解，一来他这套祖传的掌法确是不凡，二来众镖师对这位少主人谁都容让三分，决没那一个蠢才会使出真实功夫来跟他硬碰，因之他临场经历虽富，真正搏斗的遭际却少。虽然在福州城里城外，也曾和些地痞恶少动过手，但那些三脚猫的把式，又如何是他林家绝艺的对手？用不上三招两式，早将人家打得目青鼻肿，逃之夭夭。可是这次只斗得十余招，林平之便骄气渐挫，只觉对方手底下甚是硬朗。那人手上拆解，口中仍在三不四：“小兄弟，我越瞧你越不像男人，准是个大姑娘乔装改扮的。你这脸蛋儿又红又白，给我香个面孔，格老子咱们不用打了，好不好？”

林平之心下愈怒，斜眼瞧史、郑二名镖师时，见他二人双斗那姓贾的，仍是落了下风。郑镖头鼻子上给重重打了一拳，鼻血直流，衣襟上满是鲜血。林平之出掌更快，蓦然间一声响，打了那姓余的一个耳光，这一下出手甚重，那姓余的大怒，喝道：

“不识好歹的龟儿子，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，跟你逗着玩儿，龟儿子却当真打起老子来！”拳法一变，蓦然间如狂风骤雨般直上直下的打将过来。两人一路斗到了酒席外。

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宫直进，记起父亲所传的“卸”字诀，当即伸左手挡格，将他拳力卸开，不料这姓余的臂力甚强，这一卸竟没卸开，砰的一拳，正中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幌，领口已被他左手抓住。那人臂力一沉，将林平之的上身掀得弯了下去，跟着右臂使招“铁门槛”，横架在他后颈，狂笑说道：“龟儿子，你磕三个头，叫我三声好叔叔，这才放你！”

史郑二镖师大惊，便欲撤下对手抢过来相救，但那姓贾的拳脚齐施，不容他二人走开。趟子手白二提起猎叉，向那姓余的后心戳来，叫道：“还不放手？你到底有几个脑……”那姓余的左足反踢，将猎叉踢得震出数丈，右足连环反踢，将白二踢得连打七八个滚，半天爬不起来。陈七破口大骂：“乌龟王八蛋，他妈的小杂种，你奶奶的不生眼

珠子！”骂一句，退一步，连骂八九句，退开了八九步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“大姑娘，你磕不磕头！”臂上加劲，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，越压越低，额头几欲触及地面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他小腹，始终差了数寸，没法打到，只觉颈骨奇痛，似欲折断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耳中嗡嗡之声大作。他双手乱抓乱打，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，情急之下，更不思索，随手一拔，使劲向前送出，插入了那姓余汉子的小腹。

那姓余汉子大叫一声，松开双手，退后两步，脸上现出恐怖之极的神色，只见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，直没至柄。他脸朝西方，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，闪闪发光。他张开了口想要说话，却说不出，伸手想去拔那匕首，却又不敢。

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似要从口腔中跳了出来，急退数步。那姓贾的和史郑二镖头住手不斗，惊愕异常的瞧着那姓余汉子。

只见他身子幌了几幌，右手抓住了匕首柄，用力一拔，登时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，旁观数人大声惊呼。那姓余汉子叫道：“贾……贾……跟爹爹说……给……给我报……”右手向后一挥，将匕首掷出。那姓贾的叫道：“余兄弟，余兄弟。”急步抢将过去。那姓余的扑地而倒，身子抽搐了几下，就此不动了。

史镖头低声道：“抄家伙！”奔到马旁，取了兵刃在手。他江湖阅历丰富，眼见闹出了人命，那姓贾的非拼命不可。

那姓贾的向林平之瞪视半晌，抢过去拾起匕首，奔到马旁，跃上马背，不及解缰，匕首一挥，便割断了缰绳，双腿力夹，纵马向北疾驰而去。

陈七走过去在那姓余的尸身上踢了一脚，踢得尸身翻了起来，只见伤口中鲜血兀自汩汩流个不住，说道：“你得罪咱们少镖头，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才叫活该！”

林平之从来没杀过人，这时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，颤声道：“史……史镖头，那……那怎么办？我本来……本来没想杀他。”

史镖头心下寻思：‘福威镖局三代走镖，江湖上斗殴杀人，事所难免，但所杀伤的没一个不是黑道人物，而且这等斗杀总是在山高林密之处，杀了人后就地一埋，就此了事，总不见劫镖的盗贼会向官府告福威镖局一状？然而这次所杀的显然不是盗贼，又是密近城郊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别说是镖局子的少镖头，就算总督、巡按的公子杀了人，可也不能轻易了结。’皱眉道：“咱们快将尸首挪到酒店里，这里邻近大道，莫让人见了。”好在其时天色向晚，道上并无别人。白二、陈七将尸身抬入店中。史镖头低声道：“少镖头，身边有银子没有？”林平之忙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将怀中带着的二十几两碎银子都掏了出来。

史镖头伸手接过，走进酒店，放在桌上，向萨老头道：“萨老头，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，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，迫于无奈，这才杀了他。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。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，倘若闹了出来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些银子你先使着，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，再慢慢想法子遮掩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郑镖头道：“咱们福威镖局在外走镖，承几个绿林盗贼，当真稀松平常。这两只川耗子，鬼头鬼脑的，我瞧不是江洋大盗，便是采花大贼，多半是到福州府来做案的。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，才把这大盗料理了，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，本可到官府领赏，只是少镖头怕麻烦，不图这个虚

名。老头儿，你这张嘴可得紧些，漏了口风出来，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，你开酒店是假的，做眼线是真。听你口音，半点也不像本地人。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，早不来，你一开酒店便来，天下的事情那有这门子巧法？”萨老头只道：“不敢说，不敢说！”

史镖头带着白二、陈七，将尸首埋在酒店后面的菜园之中，又将店门前的血迹用锄头锄得干干净净，覆到了土下。郑镖头向萨老头道：“十天之内，我们要是没听到消息走漏，再送五十两银子来给你做棺材本。你倘若乱嚼舌根，哼哼，福威镖局刀下杀的贼子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，再杀你一老一少，也不过是在你菜园子的土底再添两具死尸。”萨老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不敢说，不敢说！”

待得料理妥当，天已全黑。林平之心下略宽，忐忑不安的回到镖局子中。一进大厅，只见父亲坐在太师椅中，正在闭目沉思，林平之神色不定，叫道：“爹！”

林震南面色甚愉，问道：“去打猎了？打到了野猪没有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没有。”林震南举起手中烟袋，突然向他肩头击下，笑喝：“还招！”林平之知道父亲常常出其不意的考较自己功夫，如在平日，见他使出这招“辟邪剑法”第二十六招的“流星飞坠”，便会应以第四十六招“花开见佛”，但此刻他心神不定，只道小酒店中杀人之事已给父亲知悉，是以用烟袋责打自己，竟不敢避，叫道：“爹！”

林震南的烟袋杆将要击上儿子肩头，在离他衣衫三寸处硬生生的凝招不下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江湖上倘若遇到了劲敌，应变竟也这等迟钝，你这条肩膀还在么？”话中虽含责怪之意，脸上却仍带着笑容。

林平之道：“是！”左肩一沉，滴溜溜一个转身，绕到了父亲背后，顺手抓起茶几上的鸡毛帚，便向父亲背心刺去，正是那招“花开见佛”。

林震南点头笑道：“这才是了。”反手以烟袋格开，还了一招“江上弄笛”。林平之打起精神，以一招“紫气东来”拆解。父子俩拆到五十余招后，林震南烟袋疾出，在儿子左乳下轻轻一点，林平之招架不及，只觉右臂一酸，鸡毛帚脱手落地。

林震南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这一个月来每天都有长进，今儿又拆多了四招。”回身坐入椅中，在烟袋中装上了烟丝，说道：“平儿，好教你得知，咱们镖局子今儿得到了一个喜讯。”林平之取出火刀火石，替父亲点着了纸媒，道：“爹又接到一笔大生意？”林震南摇头笑道：“只要咱们镖局子底子硬，大生意怕不上门？怕的倒是大生意来到门前，咱们没本事接。”他长长的喷了口烟，说道：“刚才张镖头从湖南送了信来，说道川西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，已收了咱们送去的礼物。”

林平之听到“川西”和“余观主”几个字，心中突的一跳，道：“收了咱们的礼物？”

林震南道：“镖局子的事，我向来不大跟你说，你也不明白。不过你年纪渐渐大了，爹爹挑着的这副重担子，慢慢要移到你肩上，此后也得多理会些局子里的事才是。孩子，咱们三代走镖，一来仗着你曾祖父当年闯下的威名，二来靠着咱们家传的玩艺儿不算含糊，这才有今日的局面，成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镖局。江湖上提到‘福威镖局’四字，谁都要翘起大拇指，说一声：‘好福气！好威风！’江湖上的事，名头占了两成，功夫占了两成，余下的六成，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。你想，福威镖局

的镖车行走十省，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厮杀较量，那有这许多性命去拼？就算每一趟都打胜仗，常言道‘杀敌一千，自伤八百’，镖师若有伤亡，单是给家属抚恤金，所收的镖银便不够使，咱们的家当还有什么剩的？所以嘛，咱们吃镖行饭的，第一须得人头熟，手面宽，这‘交情’二字，倒比真刀真枪的功夫还要紧些。”

林平之应道：“是！”若在往日，听得父亲说镖局的重担要渐渐移上他肩头，自必十分兴奋，和父亲谈论不休，此刻心中却似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只想着“川西”和“余观主”那几个字。

林震南又喷了一口烟，说道：“你爹爹手底下的武功，自是胜不过你曾祖父，也未必及得上你爷爷，然而这份经营镖局子的本事，却可说是强爷胜祖了。从福建往南到广东，往北到浙江、江苏，这四省的基业，是你曾祖闯出来的。山东、河北、两湖、江西和广西六省的天下，却是你爹爹手里创的。那有什么秘诀？说穿了，也不过是‘多交朋友，少结冤家’八个字而已。福威，福威，‘福’字在上，‘威’字在下，那是说福气比威风要紧。福气便从‘多交朋友，少结冤家’这八个字而来，倘若改作了‘威福’，那可就变成作威作福了。哈哈，哈哈！”

林平之陪着父亲干笑了几声，但笑声中殊无欢愉之意。

林震南并未发觉儿子怔忡不安，又道：“古人说道：既得陇，复望蜀。你爹爹却是既得鄂，复望蜀。咱们一路镖自福建向西走，从江西、湖南，到了湖北，那便止步啦，可为什么不溯江而西，再上四川呢？四川是天府之国，那可富庶得很哪。咱们走通了四川这一路，北上陕西，南下云贵，生意少说也得再多做三成。只不过四川省是卧虎藏龙之地，高人着实不少，福威镖局的镖车要去四川，非得跟青城、峨眉两派打上交道不可。我打从三年前，每年春秋两节，总是备了厚礼，专诚派人送去青城派的松风观、峨眉派的金顶寺，可是这两派的掌门人从来不收。峨眉派的金光上人，还肯接见我派去的镖头，谢上几句，请吃一餐素斋，然后将礼物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。松风观的余观主哪，这可厉害了，咱们送礼的镖头只上到半山，就给挡了驾，说道余观主闭门坐关，不见外客，观中百物具备，不收礼物。咱们的镖头别说见不到余观主，连松风观的大门是朝南朝北也说不上来。每一次派去送礼的镖头总是气呼呼的回来，说道若不是我严加嘱咐，不论对方如何无礼，咱们可必须恭敬，他们受了这肚子闷气，还不爹天娘地、什么难听的话也骂出来？只怕大架也早打过好几场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十分得意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那知道这一次，余观主居然收了咱们送的礼，还说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建来回拜……”林平之道：“是四个？不是两个？”林震南道：“是四个，四名弟子！你想余观主这等隆重其事，福威镖局可不是脸上光采之极？”

林震南出快马去通知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各处分局，对这四位青城派的上宾，可得好好款待。

林平之道：“爹，四川人说话，是不是总是叫别人‘龟儿子’，自称‘老子’？”

林震南道：“四川人这么说话。普天下哪里没粗人？这些人嘴里自然就不干不净。你爹爹手底下钱多，说的话可还好听得了？你为什么问这话？”林平之道：“爹，那四位青城弟子来到这里之时，你可得和他们多亲近亲近，”

林震南道：“那四位青城弟子来到这里之时，你可得和他们多亲近亲近，”

林震南道：“那四位青城弟子来到这里之时，你可得和他们多亲近亲近，”

爷儿俩说了一会子话，林平之始终拿不定主意，不知该不该将杀了人之事告知爹爹，终于心想还是先跟娘说了，再跟爹爹说。

吃过晚饭，林震南一家三口在后厅闲话，林震南跟夫人商量，大舅子是六月初的生口，该打点礼物送去了，可是要让洛阳金刀王家瞧得上眼的东西，可还真不容易找。

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厅外人声喧哗，跟着几个人脚步急促，奔了进来。林震南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没点规矩！”只见奔进来的是三个趟子手，为首一人气急败坏的道：“总……总镖头……”林震南喝道：“什么事大惊小怪？”趟子手陈七道：“白……白二死了。”

林震南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是谁杀的？你们赌钱打架，是不是？”心下好生着恼：“这些在江湖上闯惯了的汉子可真难以管束，动不动就出刀子，拔拳头，这里府城之地，出了人命可大大的麻烦。”陈七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刚才小李上毛厕，见到白二躺在毛厕旁的菜园里，身上没一点伤痕，全身却已冰冷，可不知是怎么死的。怕是生了什么急病。”林震南呼了口气，心下登时宽了，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当即走向菜园。林平之跟在后面。

到得菜园中，只见七八名镖师和趟子手围成一团。众人见到总镖头来到，都让了开来。林震南看白二的尸身，见他衣裳已被人解开，身上并无血迹，问站在旁边的祝镖头道：“没伤痕？”祝镖头道：“我仔细查过了，全身一点伤痕也没有，看来也不是中毒。”林震南点头道：“通知帐房董先生，叫他给白二料理丧事，给白二家送一百两银子去。”

一名趟子手因病死亡，林震南也不如何放在心上，转身回到大厅，向儿子道：“白二今天没跟你去打猎吗？”林平之道：“去的，回来时还好端端的，不知怎的突然生了急病。”林震南道：“嗯，世界上的好事坏事，往往都是突然其来。我总想要打开四川这条路子，只怕还得用上十年功夫，那料得到余观主忽然心血来潮，收了我的礼不算，还派了四名弟子，千里迢迢的来回拜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爹，青城派虽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，福威镖局和爹爹的威名，在江湖上可也不弱。咱们年年去四川送礼，余观主派人到咱们这里，那也不过是礼尚往来。”

林震南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四川省的青城、峨眉两派，立派数百年，门下英才济济，着实了不起，虽然赶不上少林、武当，可是跟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恒山这五岳剑派，已算得上并驾齐驱。你曾祖远图公创下七十二路辟邪剑法，当年威震江湖，当真说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但传到你祖父手里，威名就不及远图公了。你爹爹只怕又差了些。咱林家三代都是一线单传，连师兄弟也没一个。咱爷儿俩，可及不上人家人多势众了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咱们十省镖局中一众英雄好汉聚在一起，难道还敌不过什么少林、武当、峨眉、青城和五岳剑派么？”

林震南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这句话跟爹爹说说，自然不要紧，倘若在外面一说，传进了旁人耳中，立时便惹上麻烦。咱们十处镖局，八十四位镖头各有各的玩艺儿，聚在一起，自然不会输给了人。可是打胜了人家，又有什么好处？常言道和气生财，咱们吃镖行饭，更加要让人家一步。自己矮着一截，让人家去称雄逞强，咱们又少不了什么。”

忽听得有人惊呼：“啊哟，郑镖头又死了！”

林震南父子同时一惊。林平之从椅中直跳起来，颤声道：“是他们来报……”这“仇”字没说出口，便即缩住。其时林震南已迎到厅口，没留心儿子的话，只见趟子手陈七气急败坏的奔进来，叫道：“总……总镖头，不好了！郑镖头……郑镖头又给那四川恶鬼索了……讨了命去啦。”林震南脸一沉，喝道：“什么四川恶鬼，胡说八道。”

陈七道：“是，是！那四川恶鬼……这川娃子活着已这般强凶霸道，死了自然更加厉害……”他遇到总镖头怒目而视的严峻眼色，不敢再说下去，只是向林平之瞧去，脸上一副哀恳害怕的神气。林震南道：“你说郑镖头死了？尸首在那里？怎么死的？”

这时又有几名镖师、趟子手奔进厅来。一名镖师皱眉道：“郑兄弟死在马厩里，便跟白二一模一样，身上也是没半点伤痕，七孔既不流血，脸上也没什么青紫浮肿，莫非……莫非刚才随少镖头出去打猎，真的中了邪，冲……冲撞了什么邪神恶鬼。”

林震南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生在江湖上闯荡，可从来没见过什么鬼。咱们瞧瞧去。”说着拔步出厅，走向马厩。只见郑镖头躺在地下，双手抓住一个马鞍，显是他正在卸鞍，突然之间便即倒毙，绝无与人争斗厮打之象。

这时天色已黑，林震南教人提了灯笼在旁照着，亲手解开郑镖头的衣裤，前前后后的仔细察看，连他周身骨骼也都捏了一遍，果然没半点伤痕，手指骨也没断折一根。林震南素来不信鬼神，白二忽然暴毙，那也罢了，但郑镖头又是一模一样的死去，这其中便大有蹊跷，若是黑死病之类的瘟疫，怎地全身浑没黑斑红点？心想此事多半与儿子今日出猎途中所遇有关，转身问林平之道：“今儿随你去打猎的，除了郑镖头和白二外，还有史镖头和他。”说着向陈七一指。林平之点了头，林震南道：“你们两个随我来。”吩咐一名趟子手：“请史镖头到东厢房说话。”

三人到得东厢房，林震南问儿子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林平之当下便将如何打猎回来在小酒店中喝酒，如何两个四川人戏侮卖酒少女，因而言语冲突；又如何动起手来，那汉子揪住自己头颈，要自己磕头；如何在惊慌气恼之中，拔出靴筒中的匕首，杀了那个汉子；又如何将他埋在菜园之中，给了银两，命那卖酒的不可泄漏风声等情，一一照实说了。

林震南越听越知事情不对，但与人斗殴，杀了个异乡人，终究也不是天坍下来的大事，不动听色的听儿子说完了，沉吟半晌，问到：“这两个汉子没说是那个门派，或是哪个帮会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没有。”林震南问：“他们言语举止之中，有什么特异之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也不见有什么古怪，那姓余的汉子……”一言未毕，林震南接口问：“姓余的那汉子姓余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是！我听得另外那人叫他余兄弟，可不知是姓余，还是人则俞。外乡口音，却也听不准。”林震南摇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不会，不是姓余，就是人则俞。余观主说要派人来，那有这么快就到了福州府，又不是身上长了翅膀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爹，你说这两人会青城派的？”林震南不答，伸手比划，问道：“你用‘翻天掌’这一式打他，他怎么拆解？”林平之道：“他没能拆得了，给我重重打了个耳光。”林震南一笑，连说：“很好！很好！很好！”厢房中本来一片肃然惊惶之气，林震南这么一笑，林平之忍不住也笑了笑，登时大为宽心。

林震南又问：“你用这一式打他，他又怎么还击？”仍是一面说，一面比划。林平之道：“当时孩儿气恼头上，也记不清楚，似乎这么一来，又在他胸口打了一拳。”林震南颜色更和，道：“好，这一招本当如此打！他连这一招也拆架不开，决不会是明满天下的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的子侄。”他连说“很好”，倒不是称赞儿子的拳脚不错，而是大为放心，四川一省，姓余的不知有多少，这姓余的汉子被儿子所杀，武艺自然不高，决计跟青城派扯不上什么干系。他伸出右手中指，在桌面上不住敲击，又问：“他又怎地揪住了你脑袋？”林平之伸手比划，怎生给他揪住了动弹不得。

陈七胆子大了些，插嘴道：“白二用钢叉去搯那家伙，给他反脚踢去钢叉，又踢了个斤斗。”林震南心头一震，问道：“他反脚将白二踢倒，又踢去了他手中钢叉？那……那是怎生踢法的？”陈七道：“好像是如此这般。”双手揪住椅背，右足反脚一踢，身子一跳，左足又反脚一踢。这两踢姿势拙劣，像是马匹反脚踢人一般。

林平之见他踢得难看，忍不住好笑，说道：“爹，你瞧……”却见父亲脸上大有惊恐之色，一句话便没说下去。林震南道：“这两下反踢，有些像青城派的绝技‘无影幻腿’，孩儿，到底他这两腿是怎样踢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那时候我给他揪住了头，看不见他反踢。”

林震南道：“是了，要问史镖头才行。”走出房门，大声叫道：“来人哪！史镖头呢？怎么请了他这许久还不见人？”两名趟子手闻声赶来，说道到处找史镖头不到。

林震南在花厅中踱来踱去，心下沉吟：“这两腿反踢倘若真是‘无影幻腿’，那么这汉子纵使不是余观主的子侄，跟青城派总也有些干系。那到底是什么人？非得亲自去瞧一瞧不可。”说道：“请崔镖头、季镖头来！”

崔、季两个镖师向来办事稳妥，老成持重，是林震南的亲信。他二人见郑镖头暴死，史镖头又人影不见，早就等在厅外，听候差遣；一听林震南这么说，当即走进厅来。

林震南道：“咱们去办一件事。崔季二位，孩儿和陈七跟我来。”

当下五人骑了马出城，一行向北。林平之纵马在前领路。

不多时，五乘马来到小酒店前，见店门已然关上。林平之上前敲门，叫道：“萨老头，萨老头，开门。”敲了好一会，店中竟无半点声息。崔镖头望着林震南，双手作个撞门的姿势。林震南点了点头，崔镖头双掌拍出，喀喇一声，门闩折断，两扇门板向后张开，随即又自行合上，再向后张开，如此前后摇晃，发出吱吱声响。

崔镖头一撞开门，便拉林平之闪在一旁，见屋中并无动静，幌亮火折，走进屋去，点着了桌上的油灯，又点了两盏灯笼。几个人里里外外的走了一遍，不见有人，屋中的被褥、箱笼等一干杂物却均未搬走。

林震南点头道：“老头儿怕事，这里杀伤了人命，尸体又埋在他菜园子里，他怕受到牵连，就此一走了之。”走到菜园里，指着倚在墙边的一把锄头，说道：“陈七，把死尸掘出来瞧瞧。”陈七早认定是恶鬼作祟，只锄得两下，手足俱软，直欲瘫痪在地。

季镖头道：“有个屁用？亏你是吃镖行饭的！”一手接过锄头，将灯笼交在他手里，举锄扒开泥土，锄不多久，便露出死尸身上的衣服。又扒了几下，将锄头伸到尸身

下，用力一挑，挑起死尸。陈七转过了头，不敢观看，却听得四人齐声惊呼，陈七一惊之下，失手抛下灯笼，蜡火熄灭，菜园中登时一片漆黑。

林平之颤声：“咱们明明埋的是那四川人，怎地……怎地……”林震南道：“快点灯笼！”他一直镇定，此刻语音中也有了惊惶之意。崔镖头幌折火点着灯笼，林震南弯腰察看死尸，过了半晌，道：“身上也没伤痕，一模一样的死法。”陈七鼓起勇气，向死尸瞧了一眼，尖声大叫：“史镖头，史镖头！”

地下掘出来的竟是史镖头的尸身，那四川汉子的尸首却已不知去向。

林震南道：“这姓萨的老头定有古怪。”抢过灯笼，奔进屋中查看，从灶下的酒坛、铁镬，直到厅房中的桌椅都细细查了一遍，不见有异。崔季二镖头和林平之也分别查看。突然听得林平之叫道：“咦！爹爹，你来看。”

林震南循声过去，见儿子站在那少女房中，手中拿着一块绿色帕子。林平之道：“爹，一个贫家女子，怎会有这种东西？”林震南接过来，一股淡淡幽香立时传入鼻中，那帕子甚是软滑，沉甸甸的，显是上等丝缎，再一细看，见帕子边缘以绿丝线围了三道边，一角上绣着一枝小小的红色珊瑚枝，绣工甚是精致。

林震南问：“这帕子哪里找出来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掉在床底下的角落里，多半是他们匆匆离去，收拾东西时没瞧见。”林震南提着灯笼俯身又到床底照着，不见别物，沉吟道：“你说那卖酒的姑娘相貌甚丑，衣衫质料想来不会华贵，但是不是穿得十分整洁？”林平之道：“当时我没留心，但不见得污秽，倘若很脏，她来斟酒之时我定会觉得。”

林震南向崔镖头道：“老崔，你以为怎样？”崔镖头道：“我看史镖头、郑镖头与白二之死，定和这一老一少二人有关，说不定还是他们下的毒手。”季镖头道：“那两个四川人多半跟他们是一路，否则他们干么要将他尸身搬走？”

林平之道：“那姓余的明明动手动脚，侮辱那个姑娘，否则我也不会骂他，他们不会是一路的。”崔镖头道：“少镖头有所不知，江湖上人心险恶，他们常常布下了圈套，等人去钻。两个人假装打架，引得第三者过来劝架，那两个正在打架的突然合力对付劝架之人，那是常常有的。”季镖头道：“总镖头，你瞧怎样？”林震南道：“这卖酒的老头和那姑娘，定是冲着咱们而来，只不知跟那两个四川汉子是不是一路。”林平之道：“爹爹，你说松风观余观主派了四个人来，他们……他们不是一起四个人吗？”

这一言提醒了林震南，他呆了一呆，沉吟道：“福威镖局对青城派礼数有加，从来没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们。余观主派人来寻我晦气，那为了什么？”

四个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半晌都说不出话来。隔了良久，林震南才道：“把史镖头的尸身先移到屋中再说。这件事回到局中之后，谁也别提，免得惊动官府，多生事端。哼，姓林的对人客气，不愿开罪朋友，却也不是任打不还手的懦夫。”季镖头大声道：“总镖头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大伙儿奋力上前，总不能损了咱们镖局的威名。”林震南点头道：“是！多谢了！”

五人纵马回城，将到镖局，远远望见大门外火把照耀，聚集多人。林震南心中一动，催马上前。好几人说道：“总镖头回来啦！”林震南纵身下马，只见妻子王夫人铁青着脸，道：“你瞧！哼，人家这么欺上门来啦”

只见地下横着两段旗杆，两面锦旗，正是镖局子门前的大旗，连着半截旗杆，被人弄倒在地。旗杆断截处甚是平整，显是以宝刀利剑一下子就即砍断。

王夫人身边未带兵刃，从丈夫腰间抽出长剑，嗤嗤两声响，将两面锦旗沿着旗杆砍了下来，搓成一团，进了大门。林震南吩咐道：“崔镖头，把这两根半截旗杆索性都割了！哼，要挑了福威镖局，可没这么容易！”崔镖头道：“是！”季镖头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些狗贼就是没种，乘着总镖头不在家，上门来偷偷摸摸的干这等下三滥勾当。”林震南向儿子招招手，两人回进局去，只听得季镖头兀自在“狗强盗，臭杂种”的破口大骂。

父子两人来到东厢房中，见王夫人已将两面锦旗平铺在两张桌上，一面旗上所绣的那头黄狮双眼被人剜去，露出了两个空洞，另一面旗上“福威镖局”四字之中，那个“威”字也已被剜去。林震南便涵养再好，也已难以再忍，拍的一声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喀喇一声响，那张花梨木八仙桌的桌腿震断了一条。

林平之颤声道：“爹，都……都是我不好，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来！”林震南高声道：“咱们姓林的杀了人便杀了，又怎么样？这种人倘若撞在你爹爹手里，一般的也是杀了。”王夫人问道：“杀了什么人？”林震南道：“平儿说给你母亲知道。”

林平之于是将日间如何杀了那四川汉子、史镖头又如何死在那小酒店中等情一一说了。白二和郑镖头暴毙之事，王夫人早已知道，听说史镖头又离奇毙命，王夫人不惊反怒，拍案而起，说道：“大哥，福威镖局岂能让人这等上门欺辱？咱们邀集人手，上四川跟青城派评评这个理去。连我爹爹、我哥哥和兄弟都请了去。”王夫人自幼是一股霹雳火爆的脾气，做闺女之时，动不动便拔刀伤人，她洛阳金刀门艺高势大，谁都瞧在她父亲金刀无敌王元霸的脸上让她三分。她现下儿子这么大了，当年火性仍是不减。

林震南道：“对头是谁，眼下还拿不准，未必便是青城派。我看他们不会只砍倒两根旗杆，杀了两名镖师，就此了事……”王夫人插口道：“他们还待怎样？”林震南向儿子瞧了一眼，王夫人明白了丈夫的用意，心头怦怦而跳，登时脸上变色。

林平之道：“这件事是孩儿做出来的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当，孩儿也……也不害怕。”他口中说不怕，其实不得不怕，话声发颤，泄漏了内心的惶惧之情。

王夫人道：“哼，他们要想动你一根寒毛，除非先将你娘杀了。林家福威镖局这杆镖旗立了三代，可从未折过半点威风。”转头向林震南道：“这口气倘若出不了，咱们也不用做人啦。”林震南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去派人到城里城外各处查察，看有何面生的江湖道，再加派人手，在镖局子内外巡查。你陪着平儿在这里等我，别让他出去乱走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是了，我理会得。”他夫妇心下明白，敌人下一步便会向儿子下手，敌暗我明，林平之只须踏出福威镖局一步，立时便有杀身之祸。

林震南来到大厅，邀集镖师，分派各人探查巡卫。众镖师早已得讯，福威镖局的旗杆给人砍倒，那是给每个人打上个老大的耳光，人人敌忾同仇，早已劲装结束，携带兵刃，一得总镖头吩咐，便即出发。

林震南见局中上下齐心，合力抗敌，稍觉宽怀，回入内堂，向儿子道：“平儿，你母亲这几日身子不大舒服，又有大敌到来，你这几晚便睡在咱们房外的榻上，保护母亲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嘿，我要他……”话说得一半，猛地省悟，丈夫要儿子保护自己是假，实则是夫妇俩就近保护儿子，这宝贝儿子心高气傲，要他依附于父母庇护之下，

林平定他心怀不忿，自行出去向敌人挑战，那便危险之极，当即改口道：“正是，平儿妈妈这几日发风湿，手足酸软，你爹爹照顾全局，不能整天陪我，若有敌人侵入内讷，妈妈只怕抵挡不住。”林平之道：“我陪着妈妈就是。”

当晚林平之睡在父母房外榻上。林震南夫妇打开了房门，将兵刃放在枕边，连衣服鞋袜都不脱下，只身上盖一张薄被，只待一有警兆，立即跃起迎敌。

这一晚却太平无事。第二日天刚亮，有人在窗外低声叫道：“少镖头，少镖头！”林平之半夜没好睡，黎明时分睡得正熟，一时未醒。林震南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外面那人道：“少镖头的马……那匹马死啦。”这匹白马林平之十分喜爱，负责照看的马夫一见马死，慌不迭来禀报。林平之朦朦胧胧中听到了，翻身坐起，忙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林震南知道事有蹊跷，一起快步走向马厩，只见那匹白马横卧在地，早已气绝，身上却也没半点伤痕。

林震南问道：“夜里没听到马叫？有什么响动？”那马夫道：“没有。”林震南拉着儿子的手道：“不用可惜，爹爹叫人另行去设法买一匹骏马给你。”林平之抚摸着马尸，怔怔的掉下泪来。

突然间趟子手陈七急奔过来，气急败坏的道：“总……总镖头不好……不好啦！那些镖头……镖头们，都给恶鬼讨了命去啦。”林震南和林平之齐声惊问：“什么？”

陈七只是道：“死了，都死了！”林平之怒道：“什么都死了？”伸手抓住了他胸口，摇晃了几下。陈七道：“少……少镖头……死了。”林震南他听说“少镖头死了”，这不详之言入耳，说不出的厌烦烦恶，但若由此斥骂，更着形迹。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有的说：“总镖头呢？快禀报他老人家。”有的说：“这恶鬼如此厉害，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

林震南大声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什么事？”两名镖师、三名趟子手闻声奔来。为首一名镖师道：“总镖头，咱们派出去的众兄弟，一个也没回来。”林震南先前听得人声，料到又有人暴毙，但昨晚派出去查访的镖师和趟子手共有二十三人之多，岂有全军覆没之理，忙问：“有人死了么？多半他们还在打听，没来得及回来。”那镖师摇头道：“已发见了十七具尸体……”林震南和林平之齐声惊道：“十七具尸体？”那镖师一脸惊恐之色，道：“正是，一十七具，其中有富镖头、钱镖头、吴镖头。尸首停在大厅上。”林震南更不打话，快步来到大厅，只见厅上原来摆着的桌子椅子都已挪开，横七竖八的停放着十七具尸首。

饶是林震南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，陡然间见到这等情景，双手禁不住剧烈发抖，膝盖酸软，几乎站不直身子，问道：“为……为……为……”喉头干枯，发不出声音。

只听得厅外有人道：“唉，高镖头为人向来忠厚，想不到也给恶鬼索了命去。”只见四五名附近街坊，用门板抬了一具尸首进来。为首的一名中年人说道：“小人今天打开门板，见到这人死在街上，认得是贵局的高镖头，想是发了瘟疫，中了邪，特地送来。”林震南拱手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向一名趟子手道：“这几位高邻，每位送三两银子，你到帐房去支来。”这几名街坊见到满厅都是尸首，不敢多留，谢了自去。

过不多时，又有人送了三名镖师的尸首来，林震南核点人数，昨晚派出去二十三人，眼下已有二十二具尸首，只有褚镖师的尸首尚未发现，然而料想那也是转眼之间的事。

他回到东厢房中，喝了杯热茶，心乱如麻，始终定不下神来，走出大门，见两根旗杆已齐根截去，心下更是烦恼，直到此刻，敌人已下手杀了镖局中二十余人，却始终没有露面，亦未正式叫阵，表明身份，他回过头来，向着大门上那块书着“福威镖局”四字的招牌凝望半晌，心想：“福威镖局在江湖上扬威数十年，想不到今日要败在我的手里。”

忽听得街上马蹄声响，一匹马缓缓行来，马背上横卧着一人。林震南心中料到了三分，纵身过去，果见马背上横卧着一具死尸，正是褚镖头，自是在途中被人杀了，将尸首放在马上，这马识得归途，自行回来。

林震南长叹一声，眼泪滚滚而下，落在褚镖头身上，抱着他的尸身，走进厅去，说道：“褚贤弟，我若不给你报仇，誓不为人，只可惜……只可惜，唉，你去得太快，没将仇人的姓名说了出来。”这褚镖头在镖局子中也无过人之处，和林震南并无特别交情，只是林震南心情激荡之下，忍不住落泪，这些眼泪之中，其实气愤犹多于伤痛。

只见王夫人站在厅口，左手抱着金刀，右手指着天井，大声斥骂：“下三滥的狗强盗，就只会偷偷摸摸的暗箭伤人，倘若真是英雄好汉，就光明正大的到福威镖局来，咱们明刀明枪的决一死战。这般鬼鬼祟祟的干这等鼠窃勾当，武林中有谁瞧得起你？”林震南低声道：“娘子，瞧见了什么动静？”一面将褚镖头的尸身放在地下。

王夫人大声道：“就是没见到动静呀。”这些狗贼，就怕了我林家七十二路辟邪剑法。”右手握住金刀刀柄，在空中虚削一圈，喝道：“也怕了老娘手中这口金刀！”忽听得屋角上有人嘿嘿冷笑，嗤的一声，一件暗器激射而下，当的一声，打在金刀的刀背之上。王夫人手臂一麻，拿捏不住，金刀脱手，余势不衰，那刀直滚到天井中去。

林震南一声轻叱，青光一闪，已拔剑在手，双足一点，上了屋顶。一招“扫荡群魔”剑点如飞花般散了开来，疾向敌人发暗器之处刺到。他受了极大闷气，始终未见到敌人一面，这一招竭尽平生之力，丝毫未留余地。那知这一剑却落了个空，屋角边空荡荡地，那里有半个人影？他矮身跃到了东厢屋顶，仍不见敌人踪迹。

王夫人和林平之手提兵刃，上来接应，王夫人暴跳如雷，大叫：“狗崽子，有种的便出来决个死战，偷偷摸摸的，是那一门不要脸的狗杂种？”向丈夫连问：“狗崽子逃去了？是怎么样的家伙？”林震南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别惊动了旁人。”三个人又在屋顶寻觅了一遍，这才跃入天井。林震南低声问道：“是什么暗器打了你的金刀？”王夫人骂道：“这狗崽子！不知道！”三人在天井中一找，不见有何暗器，只见桂花树下有无数极细的砖粒，散了一地，显而易见，敌人是用一小块砖头打落了王夫人手中的金刀，小小一块砖头上竟发出如此劲力，委实可畏可怖。

王夫人本在满口“狗崽子，臭杂种”的乱骂，见到这些细碎的砖粒，气恼之情不由得转而为恐惧，呆了半晌，一言不发的走进厢房，待丈夫和儿子跟着进来，便即掩上了房门，低声道：“敌人武功甚是了得，咱们不是敌手，那便如何……如何……”

林震南道：“向朋友求救；武林之中，患难相助，那也是寻常之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咱们交情深厚的朋友固然不少，但武功高过咱夫妻的却没几个。比咱俩还差一点的，邀来了也没用处。”林震南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人众主意多，邀些朋友来商量商量，也是好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也罢！你说该邀那些人？”林震南道：“就近的先邀。咱们先把杭州、南昌、广州三处镖局中的好手调来，再把闽、浙、粤、赣四省的武林同道邀上

一些。”

王夫人皱眉道：“这么事急求救，江湖上传了开去。实是大大堕了福威镖局的名头。”林震南忽道：“娘子，你今年三十九岁罢？”王夫人啐道：“呸！这当儿还来问我的年纪？我是属虎，你不知道我几岁吗？”林震南道：“我发帖子出去，便说是给你做四十岁的大生日……”王夫人道：“为什么好端端给我添上一岁年纪？我还老得不够快么？”林震南摇头道：“你几时老了？头上白发也还没一根。我说给你做生日，那么请些至亲好友，谁也不会起疑。等到客人来了，咱们只拣相好的暗中一说，那便跟镖局子的名头无损。”王夫人侧头想了一会，道：“好罢，且由得你。那你送什么礼物给我？”林震南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送一份大礼，明年咱们再生个大胖儿子！”

王夫人呸的一声，脸上一红，啐道：“老没正经的，这当儿还有心情说这些话。”林震南哈哈一笑，走向帐房，命人写贴子去邀请朋友，其实他忧心忡忡，说几句笑话，不过意在消减妻子心中的惊惧而已，心下暗忖：“远水难救近火，多半便在今晚，镖局中又会有事发生，等到所邀的朋友们到来，不知世上还有没有福威镖局？”

他走到帐房门前，只见两名男仆脸上神色十分惊恐。颤声道：“总……总……镖头……这……这不好了。”林震南道：“怎么啦？”一名男仆道：“刚才帐房先生叫林福去买棺材，他……他……出门刚走到东小街转角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”林震南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他人呢？”那男仆道：“便倒在街上。”林震南道：“去把他尸首抬来。”心想：

“光天化日之下，敌人竟在闹市杀人，当真是胆大妄为之极。”那两名男仆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却不动身。林震南道：“怎么了？”一名男仆道：“请总镖头去看……看……”

林震南情知又出了古怪，哼的一声，走向大门，只见门口三名镖师、五名趟子手望着门外，脸色灰白，极是惊惶。林震南道：“怎么了？”不等旁人回答，已知就里，只见大门外青石板上，淋淋漓漓的鲜血写着六个大字：“出门十步者死”离门约莫十步之处，画着一条宽约寸许的血线。

林震南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写的？难道没人瞧见么？”一名镖师道：“刚才林福死在东小街上，大家拥了过去看，门前没人，就不知谁写了，开这玩笑！”林震南提高嗓子，朗声说道：“姓林的活得不耐烦了，倒要看看怎地出门十步者死！”大踏步走出门去。

两名镖师同时叫道：“总镖头！”林震南将手一挥，径自迈步跨过了血线，瞧那血字血线，兀自未干，伸足将六个血字擦得一片模糊，这才回进大门，向三名镖师道：“这是吓人的玩意儿，怕他什么？三位兄弟，便请去棺材铺走一趟，再到西城天宁寺，去请班和尚来作几日法事，超度亡灵，驱除瘟疫。”

三名镖师眼见总镖头跨过血线，安然无事，当下答应了，整一整身上兵刃，并肩走出门去。林震南望着他们过了血线，转过街角，又待了一会，这才进内。

他走进帐房，向帐房黄先生道：“黄夫子，请你写几张贴子，是给夫人做寿的，邀请亲友们来喝杯寿酒。”黄先生道：“是，不知是那一天？”忽听得脚步声急，一人奔将进来，林震南探头出去，听得砰的一声，有人摔倒在地。林震南循声抢过去，见是适才奉命去棺材铺三名镖头中的狄镖头，身子尚在扭动。林震南伸手扶起，忙问：“狄兄弟，怎样了？”狄镖头道：“他们死了，我……我逃了回来。”林震南道：“敌人怎么样子？”狄镖头道：“不……不知……不知……”一阵痉挛，便即气绝。